

李承昀番外一：折青梅

李承昀初见姜虞，是庆和十八年夏，暑月莲生时。

彼时盛夏炎炎，他和小厮在一处私塾旁的窄巷里杀人埋尸。

死的那人是他大哥派到他房中的耳目，听闻他要杀他，特地跑到了人流密集的私塾旁边，但还是被他抓到私塾旁的小巷里杀了。

他看着那人被埋住一大半的尸体，淡声道：「多填些土，埋严实点。」

小厮点头，抹了把汗，继续抡着铲子填土：「三公子，咱们房里好像还有个大公子的耳目没揪出来……」

李承昀刚想说话，突然听见旁边一声轻响。

他一扭头，就见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从私塾墙上的狗洞里抱着脑袋滚出来了！

他皱眉，脚步微挪，挡在了那具埋了大半的尸体前面。

小厮也吓了一跳，一提铁锹，恶声恶气道：「哪个狗洞里滚出来的小叫花子？！」

「你才小叫花子！」那小姑娘手臂撑地要爬起来，「我有名字的，我叫姜虞。」

她一边说，腿上一边用力站起来，结果步子一迈，正好踩到尸体没埋好的手指头上，一个踉跄直接又往前栽倒下去。

她下意识抓住前面李承昀的袖子：「哎哎哎哎扶我一下，扶.....」

「咣——」

不等她说完话，李承昀直接一甩袖子，把她又甩在了地上。

他掸了掸袖子，皱眉道：「别碰我。」

姜虞「啪唧」摔在地上，闷哼一声，疼得深吸一口气。

她突然道：「这里味道好奇怪，怎么有点像府里的厨子杀鸡放血，一股腥味？」

她又吹了吹胳膊上的擦伤，目光向前挪，挪到尸体被土埋了大半的手指上，仔细辨认道：「这是.....」

小厮见她看那手指，一脚踩到手指上：「你瞎看什么！」

姜虞撇撇嘴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目光瞥过旁边的私塾：「你们也是来躲夫子的？我刚才靠在你们课堂门外，不小心撞进去了，你们夫子和私塾护院非说我偷学，还拎着棍子追我！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拍拍胸口：「嘿嘿，还好我逃出来了。」

小厮嫌弃地看了她一眼，把手上的铁锹往土里一插：「夫子？笑话！我们家公子出身高贵，才不会和这些庸人一起读.....」

姜虞懒得听他念，脏兮兮的小手指了指铁锹：「你们在埋什么呢？刚才绊倒我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们没埋好的？」

李承昀闻言，突然靠近她，俯身问道：「你想知道？」

姜虞点点头，眼睛发亮：「不会埋的是钱吧？我也老是埋钱，我姐给我的零用钱都被我埋在地底下，我爹每次搜都搜不到！」

李承昀唇角微扬，手握住她的脖颈：「你陪他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」

姜虞感觉到他的手渐渐收拢，皱皱眉头刚想说话，突然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喧哗声——

「你们快看，这小叫花就是刚才闯进我们课堂的那个！」

「对对对，就是她刚才破门而入，然后护院追着她进了课堂，她直接扒着窗户翻窗跑了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刚才课上刘兄嘲笑她小叫花子，夫子还过来打了刘兄手掌心，说他粗鄙。」

.....

李承昀见那群学生一边议论，一边亮着眼睛朝这边看，抓在她脖子上的手松了开来。

姜虞见他手松了，直接转过身去愤愤道：「我不是小叫花！」

她弯腰捡了块石头掷过去：「你们才是小叫花！」

那群学生见她砸石头，做了个鬼脸就一窝蜂跑了，嘴里还叨叨：「你就是你就是，略略略！」

姜虞又跺跺脚，大喊：「我有姐姐的，你们才是没人要的小叫花！」

她说完，闷闷不乐转回身去：「对了，你刚才摸我脖子干吗？」

李承昀没说话，他瞥了一眼巷子外零星走过的学生，手又落在了她脖子上。

正要用力的时候，巷子外又有人瞥了一眼，李承昀注意到行人的目光，最终伸手按了一下她脖子侧边的瘀青。

姜虞直接蹦起来了，捂着脖子往后退：「嘶——」

李承昀嗤道：「有伤。」

姜虞瞪着眼睛看他：「有伤你还按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」

她啐了一声，转身就准备走，结果一转身就看见几个穿着褐色粗布麻衣的人走过来。

她步子一顿，飞快地转身蹿到李承昀身边，拽着他的手把他挡在自己身前，探出半个小脑袋看那几个人。

那几人见状，恶声恶气指着她：「你过来！」

姜虞又往李承昀身后退一点，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随即从怀里掏出半个肉饼子塞到他手上，扯着嗓子冲那几人道：「你们别过来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偷肉饼子都是给他偷的！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抖抖衣服：「没了啊，你们要要就找他要。」

小厮扯了她一把：「你别胡说，我们家三公子根本不认识你！」

「公子，这是我们姜府二小姐，您可是真的认识她？」那几人见李承昀衣料华贵，一时间不敢直接上去把姜虞拎回来，只又道，「我们家这二小姐才六岁，小小年纪就做偷鸡摸狗之事，不仅偷我们几个厨子的午饭，我们抓她她还跑，还扔个西瓜皮把我们摔个大跟头！」

姜虞摇摇头，死死抓着李承昀袖子，小小声道：「我不是，我没有！是他们这几个下人不给我饭吃，我爹娘也不管他们，我每天只能吃他们的剩饭剩菜，这几天天热，饭菜都馊了，我姐被禁足了，我三顿没吃才偷的肉饼。」

她咬了咬下嘴唇，又道：「你帮帮我帮帮我，他们抓到我肯定要打我。你帮我，我明天把零用钱挖出来还给你，一定！」

李承昀余光瞥过小厮脚下踩着的尸体，目光又落在前面那几个厨子身上，半晌才扯了扯衣袖：「你松手，我帮你。」

姜虞眼睛都亮了：「真的？」

李承昀终于把袖子抽出来了，语气有点不耐：「真的。你偷了什么，说。」

姜虞掰着手指数：「一块肉饼，两块西瓜，还有半个……」

李承昀不等她说完，直接从小厮身上拽了个钱袋子下来，掏出一锭碎金子扔到厨子们脚边。

他冷声问：「够了吗？」

姜虞睁大眼，又扯他袖子小声道：「你疯啦？就一块肉饼两块西瓜，两文钱都不要，不值这么多！」

那几个厨子眼睛都亮了，争先恐后弯腰捡碎金：「够了够了，够了！」

小厮不耐烦道：「行了，拿了钱就赶紧滚，别在这打扰我家公子做事。」

厨子们连连点头，捧着钱就一溜烟跑了。

姜虞的目光一直胶在碎金子上，见厨子们捧着钱走了，她满脸痛心疾首的表情，又伸手要去拿李承昀手上的半个肉饼。

李承昀把手一抬：「怎么？」

他时年十四，因为练武的缘故，这两年身量不停拔高，面上轮廓也渐渐褪去了少年稚气，有了些青年俊逸的影子。

他抬起手来，姜虞就无论如何也够不着那肉饼子了。

姜虞眼睛还盯着肉饼，舔舔唇：「拿肉饼。」

他哼笑道：「不是给我偷的吗？我钱都给了，你要回去是什么道理？」

姜虞挠挠头：「你把肉饼还给我，明天这个时候我带钱给你。」

李承昀扬眉：「一锭碎金。」

姜虞局促地咬了咬唇：「我.....我没那么多.....但我一定会还你的！」

李承昀垂眸看了她一会儿，眼睛黑沉沉的，半晌才勾唇道：「好。」

他把肉饼塞给她，然后从小厮手上扯了块帕子擦手：「明天中午，我在这等你。」

姜虞立马拿过肉饼啃了一口，腮帮子鼓鼓囊囊像只小仓鼠，她眼睛亮亮的：「那我走啦。」

她转身跟着放学的人流一起走，还不忘冲着他摆摆手：「我明天一定来！」

李承昀站在原地没回话，等她走远了，等四周没人了，才转过身看着那具埋了大半的尸体，使唤旁边的小厮：「埋好。」

小厮点点头，又挥着铁锹开始填土：「三公子，她刚才摔倒好像看见尸体的手指头了，您顾忌着人多没了结她，又因为担心

那群厨子过来撞破咱们埋尸的事替她赔了钱，小的都能理解，但您为什么还答应明日赴约？」

李承昀眼中笑意浓厚，目光落在尸体裹满黄泥的手指上：「给他找个伴。」

小厮抬眼看了他一下，突然背后发寒，然后埋头更努力地填土埋尸。

李承昀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：「等等。」

小厮停下动作：「三公子，怎么了？」

李承昀蹲下身去，拿匕首把尸体裹满黄泥的手指切了下来，然后找了个帕子把手指包好，声音里兴味更浓：「给大哥带个礼物。」

他说罢，就拿着帕子晃晃悠悠回家了，留小厮一个人继续气喘吁吁、浑身冷汗地填土。

第二日中午，他如约等在了巷子里，这回他身边没带小厮。

他背身等在巷子里，手上拿着个帕子在擦匕首的刀刃，唇角微扬着。

等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听见身后由远及近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直觉这脚步声不对劲，于是微微扭过头去，就见姜虞「吧嗒吧嗒」跑了过来，手上还拉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！

姜虞见他扭头，冲他招招手：「兄台，我把我姐姐带来一起玩啦！」

李承昀脸上的笑意裂开了。

姜虞拉着人「嗒嗒嗒」跑到他身前，回头看自己姐姐：「这是我姐姐，她叫姜嫣，可厉害啦，家里的先生都夸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！」

李承昀深吸一口气，默默把刀收回袖子里。

姜虞介绍完，转过头来扯扯他袖子：「姐，这是我昨天认识的新朋友，他人可好了，替我赶走了那几个欺负人的臭厨子，他是除了你以外第一个对我好的人！」

姜嫣抬眼一看，立马回过头去遮脸：「阿虞，你怎么不告诉我是见男子？我没戴面纱！」

姜虞挠挠头：「我忘了。」

她在身上翻来翻去，翻出一块帕子给姜嫣：「姐，戴这个。」

姜嫣犹豫一下，还是用那帕子做面纱遮住半张脸，福了福身：「公子莫怪，阿虞才六岁，年纪小，不知男女大防。」

姜虞抬头看姜嫣：「姐，男女大防是什么？夫子教你的东西吗？」

她在家没人管，有时候想找姜嫣玩，但姜嫣每天都被各种夫子轮番授课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下人也不让她进去听，她时常

好奇姜嫣在学什么。

姜嫣摸摸她脑袋：「等你再大两三岁就明白了，往后姐姐学的东西都——教你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又扯李承昀的袖子：「兄台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」

李承昀扯扯唇：「李三。」

姜虞皱眉：「李三？这名字好生耳熟。」

她想了一会儿，突然一拍手：「我知道了，姐，咱们府上刷恭桶的哥哥是不是就叫李三？」

姜嫣捂她的嘴，抱歉地看向李承昀：「公子莫怪，阿虞素日没朋友，不晓得怎么和人说话，口无遮拦了些，她没恶意的。」

姜虞撇撇嘴，扯着李承昀和姜嫣往巷子外走：「我请你们吃东西！」

李承昀把袖子扯出来：「不必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」

他说罢，也不顾姜虞的挽留，直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巷子，回了李府。

小厮见他回来，问道：「三公子，这么快？那小姑娘没挣扎吗？」

李承昀阖目：「她带了人来，那巷子虽人迹罕至，但到底在私塾隔壁，若其中一个人大喊大叫，难免会引人前来。」

小厮点点头，又道：「小的打听了，那姜家老爷是从五品刑部员外郎，就是个芝麻大小的闲职，素日也不怎么管那姜虞，基本是放任她自生自灭，府里的下人都可以欺负她，就她那个姐姐对她好点。」

他倒了杯茶给李承昀：「小的倒觉得不必担心，她们家看起来不像会坏咱们事的，再说，那姜虞每日被府中下人欺负，说不定哪日就死了，我们不必费力气。」

李承昀闻言，想了一会儿才点点头：「也是。」

自那日后，他很长时间没再见过姜虞，直到庆和十八年的仲秋。

这天，他用先前那个耳目遗留的线索，把房中另一个没被揪出来的大房耳目引到了私塾边的那条巷子里。

那人是他院里的洒扫下人，长得高高壮壮，但一见到他，整个人就满脸害怕。

他伸手攥住那人的脖子，笑道：「先前大哥那耳目就睡在这里，我切了他三根手指送给大哥，让我瞧瞧，这回送大哥什么礼物好些。」

他手指蹭到那人耳边：「不如送一对耳朵？」

那人吓得腿都软了，往后一退，又慌不择路推了他一把，转身就准备跑。

李承昀被推了一把，不仅不恼，唇角笑意还更浓了些：「送胳膊也可。」

他话音方落，巷子口就冲进来个身影，紧接着，耳目被冲进来那人推得一个踉跄，连带着那个身影也被反弹了一下，后背撞在李承昀身前。

李承昀皱眉，垂眸一看，脸上的笑意再次裂开：「姜虞？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李三，你还记得我啊！我以为你在这个私塾上学，经常过来看，但是好久都没见到你了。」

她扯住他的袖子，脏兮兮的小手在他身上左摸右摸：「你没事吧，刚才我看见你被人推了一下，你这些日子没来私塾是不是因为他欺负你！」

李承昀把袖子从她手中扯出来，把她往旁边一拽，往那耳目身边走。

耳目后退了一步。

姜虞见状，又跑到李承昀身前，伸出两只手臂挡着他：「你不许再欺负我朋友了，你要是再敢动他，我就告诉我爹，我爹可是刑部员外郎，我叫他把你抓到大牢里！」

李承昀额角的青筋「突突」跳：「让开。」

耳目见状，又往后退一步，脸上堆满了笑：「姑娘饶命啊，小的这就走，现在就走！」

他说完，还不等姜虞说话，直接逃命似的迈腿狂奔出去了。

姜虞扭头看向李承昀，嘿嘿一笑：「坏人被我吓跑啦！」

李承昀咬牙切齿：「那还真是谢谢你啊，姜、二、小、姐。」

姜虞摇摇头：「不用谢，其实我也没想到提我爹的名字这么好用，如果他真的还要欺负你，就算我告诉我爹，我爹也不会理我的。」

李承昀把她推到一边去，抬腿就走：「姜小姐，多事的人死得最快。」

姜虞跟着他走，像一条小尾巴，还赞许地点点头：「就是就是，刚才那人胡乱生事，搞不好哪天就死在外面了。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跑上去拽他袖子：「你没事吧？真的没受伤吗？」

李承昀走到李府门口，见她还跟着，于是脚步一顿：「别跟着我。」

姜虞像没听见他的话一样，从袖子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个手帕：「我给你个东西。」

李承昀不耐烦：「我不收破烂。」

姜虞摇摇头，把包在帕子里的平安扣取出来：「不是破烂，是我姐昨天上孤鸿寺里给我求的，可贵了。」

李承昀垂眸，就见她手上小心翼翼捧着个白玉雕鸟兽玉扣，玉的质地一般，并不值多少钱，但胜在雕刻得细致。

他没接那平安扣：「不必，你自己留着戴。」

姜虞直接把平安扣塞他手上：「上次不是说还你钱来着，这个应该可以抵那锭碎金了，你拿着吧。」

李承昀深吸一口气，把玉扣往她手上塞：「不.....」

姜虞直接一闪身跑了：「我走啦李三，这里是你对不对？我下次再来找你玩！」

李承昀见她跑走，半天才皱眉道：「李承昀。」

姜虞脚步一停，挠挠头：「啊？什么李承昀？」

李承昀直接回身走了，嘴里低声骂了声：「蠢。」

他没回头看她，拿着那平安扣回去就准备随便打赏给下人，结果一只手直接把平安扣抽走了。

他掀起眼皮子看着来人：「李承欢？干什么？」

他素来和自己这个嫡亲妹妹不怎么亲近，从来都是全名叫她，但即便他不怎么喜欢搭理她，她也经常缠着他。

李承欢拿着那平安扣笑：「哥，这平安扣真好看，你不要就给我了。」

李承昀看都没看她一眼，转身走了：「随你。」

他没把姜虞说要找他玩的事情放在心上，但是此后几日，姜虞竟真的每天蹲在李府外面缠着他一起玩，他起初懒得搭理她，甩开袖子就走，但她一直跟在他身后叽叽喳喳的，后来他便也会和她说上几句话。

时间一晃几年，因为姜虞每日跟在他屁股后面叽叽喳喳说话，他这些年几乎对她的生活了如指掌，连她今日长高了几指宽都清清楚楚。

庆和二十一年夏，李承昀在刑部谋了个官职，姜虞到处打听了一番，听说他在刑部，于是经常打着等她爹散职的旗号在刑部外面坐着。

这天，李承昀外出与同僚应酬，一掀开马车帘子，就看见姜虞坐在里面等他。

他额角的青筋跳了跳，冲她比唇语：「出去。」

姜虞眼睛一闭，小小声道：「你昨天答应我一起钓鱼的。」

她说完，又偷偷抬起眼睛看他，见他张嘴要说话，于是把耳朵捂住了：「你说什么我听不见。」

外面的同僚见李承昀迟迟不上车，疑惑道：「李兄，怎么了？」

李承昀轻咳一声：「无事。」

他唇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直接跨上马车，一只手拎小鸡崽子一样拎住姜虞的领子，凑她耳边问：「出不出去？」

外面的同僚不知道车里的情况，又道：「李兄，我先去如意楼等你。」

李承昀应声：「好，就来。」

姜虞气鼓鼓道：「好啊，如意楼！我也要去！」

李承昀直接把她提溜下车，吩咐马夫：「以后没我允许，不许放任何人上车。」

马夫抹了把汗：「好嘞，三公子。」

姜虞伸手又扒上马车的凳子：「哎哎哎，那你捎我一程行了吧，我不去如意楼了，你送我回家，我家和如意楼顺路的！」

李承昀撩开车帘看了她一会儿，突然笑了：「真要我送你？」

姜虞眼巴巴点头：「要！」

李承昀哼笑道：「行，上来吧。」

姜虞眼睛都亮了，直接猴子一样爬上车去，美滋滋从怀里掏了块果脯出来吃。

半炷香后，马车停在了姜府门口。

李承昀拎着姜虞下了马车，门口的护院见他来了，立马战战兢兢进去禀报。

不一会儿，姜老爷从屋子里出来了，满脸堆着笑：「李三公子大驾光临，我姜府真是蓬荜生辉啊！」

他目光落在姜虞身上，语气里多了几分忐忑：「可是逆女做了什么事情惹您不快，老夫管教不严，这就罚她跪祠堂！」

姜虞撇撇嘴：「爹，人还没说什么事呢，你怎么张口闭口就要我跪祠堂？」

李承昀笑笑：「二小姐快十岁了吧？」

姜老爷被问得一愣，想了一会儿才道：「是。」

李承昀把她往府里拎，嘴角笑意更甚：「寻常女儿家八岁就请先生教习，姜小姐快十岁了，还未有先生教习，亦是不知晓男女大防，每日不遮面在街上乱跑，李某这个做义兄的实在忧心。」

姜虞眼睛瞪大：「李承昀，你干什么？」

李承昀不理她，看向姜老爷：「姜二小姐也算李某看着长大，李某想给她请一先生教习，不知姜老爷可有什么意见？」

姜老爷讨好道：「没有没有，三公子所言极是，这丫头平时就爱乱跑，我以后一定多加看管！」

李承昀摸摸姜虞的头：「好好学，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。」

姜虞扯他袖子：「我没答应呢！」

姜老爷打了她一下，压低声音道：「你不学也得学！」

姜虞还想挣扎一下，结果李承昀直接走了。

姜老爷把李承昀的话当圣旨，第二天就请了好几个护院在外面看着她，顺带连吃穿用度也给她正常份例了，虽平素还是不管下人欺辱她，但到底是让她能吃饱饭，能穿新衣裳了。

姜虞学了几日后，想偷偷溜出去玩，结果刚一踏出房门，就被护院又押送回了院子里。

姜嫣提着糕点来看她，还拿了个帕子在她旁边绣：「阿虞若是不想背书，姐姐教你女红。」

姜虞趴在桌上：「不要。」

姜嫣敲了一下姜虞脑袋：「背首诗我听听。」

姜虞无精打采，扯扯她的袖子：「姐姐，你饶了我吧，我想出去玩。」

姜嫣笑道：「背出来就带你出去玩。」

姜虞眼睛亮了，想了一会儿，张口就来：「纸，好白！墨，好黑！我，好饿！姐姐，饭饭！」

姜嫣直接笑出声来，恨铁不成钢地弹她一个脑瓜崩：「你这丫头！」

姜虞还想叫姜嫣带她出去玩，结果姜嫣死活不愿意，在她这绣了个帕子送给她就走了，留她一个人每天在房间里禁足学习，上午见夫子，下午写字帖，晚上巴巴看着远方想出去玩。

时间日复一日过，夏天很快就只剩下了个小尾巴。

这天，李承昀散职以后有些公务要与姜老爷交接，姜老爷极力邀请他去姜府吃杯茶再走，他原本想拒绝，突然又想到许久没听见姜虞在他屁股后面叽叽喳喳了，于是话锋一转，应了姜老爷的邀。

他到姜虞房间的时候，姜虞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，手里还握着一杆笔。

夏末蝉鸣阵阵，姜虞这屋子后面是湖，左边是个小池塘。左侧的窗开着，风一吹能听见窗棂轻摇，也能听见屋外蛙声阵阵。

李承昀俯下身，在她身后一字一顿念纸上的字：「昨、夜、风、好、太。」

姜虞猛然惊醒，手忙脚乱去捂桌上的纸，另一只沾满墨水的手蹭了蹭脸：「你干吗？」

李承昀看她一脸墨水，轻嘲道：「几日不见，二小姐学有所成，都开始自己造字了？」

姜虞把笔往桌上一拍，捂着脑袋看左窗前的池塘：「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？」

李承昀漫不经心道：「没兴趣。」

姜虞撇嘴：「不，你有。」

她做了个鬼脸：「被你害死的！」

李承昀哼笑出声：「姜虞，叫你读个书，有这么难？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难，我太难了。」

李承昀又看她脸上墨迹一眼，抬脚要走：「那二小姐继续难着吧，在下就不打扰了，下周我让夫子抽你背诗。」

姜虞见他要走，立马扯住他袖子：「别走啊，你要夫子抽我背诗，好歹你也得教我把字认全了吧，我认不全上面的字，夫子到时候打我手心！」

李承昀把她手掰开，走到左窗边吹风，笑道：「我很忙。」

姜虞跑过去拿着笔要戳他：「你还笑？都是你都是你！」

李承昀一躲，没叫她戳到他，结果她没收住势，跃过矮窗「扑通」一下掉池塘里去了。

事发突然，李承昀伸手要捞她，结果姜虞死死拽住他的手，把他也一起拽池塘里去了。

她死死抱着他胳膊，闭着眼大叫：「我不会游水，救命！」

李承昀脸都黑了：「撒手。」

姜虞还死死闭着眼，满脸恐惧：「不要。」

李承昀深吸一口气，忍无可忍，伸手直接把她眼睛扒开：「这水就到你胸口！」

姜虞被他扒开眼睛，发现水真的就到胸口，于是也不抱着他手臂了，也不喊救命了，直接踩着水手脚并用爬到岸边。

她爬上去以后还跳了两下想把水甩干，回头一看李承昀还在湖里，又挠挠头问道：「李承昀，你上来呀，待在水里干吗？」

李承昀气笑了：「我对你太好了是吧？」

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咬牙切齿上了岸，理都没理姜虞，直接回李府去了。

那天回去后，他染了风寒，病了好几日。

等病好了，已是秋日。

刑部最近因为一伙江洋大盗的事情忙了起来，李承昀参与了案件的侦办，于是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偶尔得了闲会突然想起来问问夫子姜虞的功课，但再没去见过她。

仲秋时，那伙江洋大盗终于现了行踪，李承昀请示过侍郎后，带了一队捕快去抓人。

那伙江洋大盗专劫有钱人，所以李承昀并未穿着官服去办差。

他穿了一身华贵奢侈的衣衫，叫人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是个贵公子，连带着带去的一队捕快也穿着小厮的衣服，手里还抬了好几个大箱子，晃晃悠悠出城去了。

到了傍晚的时候，身后的手下走到他身边小声道：「大人，咱们这都快到放鹤山了，怎么那伙贼人还不出现？莫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？」

他看了一眼天色，勒马道：「天快黑了，歇下扎营吧，明日往白鹿关走。」

手下们依言停下开始扎营，李承昀也自己扎了个帐篷。

等忙活完了，天也黑了，李承昀坐在帐篷里休息，突然听见外面有响动。

他皱眉，掀开帐子，就见旁边不远处有个小叫花子正对他手下道：「大哥，我讨饭的。」

手下道：「真晦气，滚远点。」

李承昀仔细看那小叫花子的眉眼，突然扬了扬眉。

那小叫花子还不走，摇了摇手里的碗：「大哥，给我块饼呗，太饿了。」

手下直接踢翻了讨饭盆：「滚远点。」

李承昀突然笑出声，道：「给她几块饼。」

手下骂骂咧咧给了几块饼，回头道：「大人，这就是个要饭的！」

那小叫花才不管他说什么，拿了饼转头就走，结果被人拎住了后脖颈上的衣服。

李承昀拎着人，慢悠悠道：「二小姐不是饿吗？几块饼就够了？」

姜虞尴尬地扭过头看他：「好巧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」

李承昀蹭了一把她脸上的灰：「怎么，夫子叫你来体验人间疾苦的？」

姜虞把他手掰开：「我散步。」

李承昀看她一身叫花子的衣服，嗤道：「哦，散步散着散着被人抢了？」

姜虞安安静静啃烧饼，过了一会儿才看着满地箱子道：「要我说，你们这样肯定抓不到，这么有钱还出来露宿，一看就是来抓人的，谁不知道你们这箱子里都是刀？」

李承昀掏出把匕首拍拍她的脸：「读了几日书，长进了。」

一旁的手下见他们说话，唯唯诺诺问：「大人，这位是……」

李承昀顿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妹妹。」

手下问：「李五小姐？」

李承昀摇头没说话，直接拎小鸡崽子一样把姜虞拎帐子里去了。

夜里，他们把帐子里的灯火都熄了，没过多久，林子里就有一阵迷烟扩散开来。

李承昀闻见味道，捂住姜虞的鼻子，自己屏息，很快就听见外面有倒地的声音。

随即，外面的箱子被撬开了，有人惊呼：「老大，这里面都是钱！」

姜虞捂着嘴狐疑转头，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问号。

李承昀在她耳边轻嘲：「看来也没长进多少。」

外面那伙大盗还在惊呼：「这年头这么有钱还傻的可不多见了！」

姜虞捂嘴含糊不清道：「他们是不是在说你？」

李承昀答非所问：「等会儿装睡。」

他话音方落，帐子里就闯进来好几个人，姜虞即刻闭眼装睡。

紧接着，那群人把姜虞和李承昀一起扛起来了，晃晃悠悠把他们扛到一个小院的柴房里。

那扛姜虞的土匪把她扔地上，搓搓手：「这小叫花是个小娘们，年纪还小，长得不错，不如卖到妓院去，过几年老子们也能去乐和乐和！」

姜虞瞪大眼，扭头看李承昀。

李承昀也睁开了眼，于黑暗中看她。

姜虞摇摇头，比口型：「我不要。」

李承昀又把头转回去，闭上了眼。

前面那土匪说干就干，直接把姜虞又给扛起来了，大着嗓子冲外面喊：「老大，我把这小娘们洗一洗，换身衣服送妓院去……唔！」

他话未说完就一声闷哼，紧接着整个人倒在地上，连带着姜虞也摔在了地上。

姜虞揉了揉胳膊，小声问李承昀：「他怎么了？」

李承昀的手隐在黑暗中，就搭在那土匪的脖子上。

他微微用力拧断土匪的脖子，无所谓道：「打晕了。」

姜虞不疑有他，扯扯他袖子：「他们把我们和箱子里的钱一起扛过来，估计还留了信找你手下要赎金，我们怎么出去？」

李承昀摸了摸袖袋里的烟花弹，叹道：「原本被这群土匪扛回来，知晓了他们的据点，我自己就能出去，你说说现在带了你这个累赘，我们怎么出去？」

姜虞一跺脚，小声道：「我才不是累赘！」

她摸摸腰间袋子：「我这袋子里装的可都是夜光粉，刚才他们一路扛我们过来，我就把袋子戳破了，只要你手下不傻就能顺

着夜光粉找到咱们！」

李承昀看着她腰间散发微光的小破袋子，嗤道：「书没白读。」

他话音方落，屋外就传来一阵刀剑相接声，随即有人踹门进来，拿刀指着李承昀吼：「就是他！这是朝廷的狗，我们都被他骗了！」

李承昀直接一脚踹上去，把他刀踹掉，然后把屋子门一关，把姜虞关屋子里，不让土匪进去。

他和捕快们三下两下把土匪们制服，然后又进去把姜虞拽出来：「走了，回宸阳。」

姜虞惊讶地看着被捆住手脚的土匪们：「这么快？」

李承昀点点头，翻身上马就走。

姜虞在后面迈着小短腿跟着：「哎哎哎，你等等我啊！」

李承昀回头看她：「我出城的时候没等你，你自己不也跟上来了？」

姜虞跑到前面拽他衣服：「你这马这么大，让我坐一坐怎么了？」

她又指了指押送土匪的囚车：「实在不行我坐那个车顶上也行，走得太累了。」

李承昀嗤笑，把她拎上马：「知道累怎么还跟着我出来，成日就想着逃学？」

姜虞支支吾吾：「学得太难了，学不会，想出来找你去湖边钓鱼，结果看见你骑马出城，听我爹说是抓土匪，我就花三文钱找门前的乞丐换了身衣服，混在行乞队伍里出来了。」

李承昀一夹马肚子：「我怎么听夫子说你学习进步很大？」

姜虞哼哼唧唧：「你都没来找我玩，你听谁说的？」

李承昀无所谓道：「你猜。」

姜虞哼了一声：「你猜我猜不猜。」

李承昀冷声道：「说实话。」

「哎，行了行了，就是那天我把你拽池塘里去了，」姜虞在他怀里拱了拱，犹犹豫豫道，「然后你回去以后就没来找我，我爹因为我功课写不完不放我出去，我以为你不要和我做朋友了，特地写完了所有功课，夫子这才和我爹说情，我爹才放我出来，我就来找你了。」

李承昀扬眉：「回去好好念书，我会叫夫子多给你留些功课。」

姜虞睁大眼睛，回头难以置信地看他：「李承昀，你真当自己是我哥了是不是？天天就会管着我！」

李承昀没说话，一路纵马把她送回家，然后进去又坐了一会儿。

姜虞扯着他叫他给她写功课、教她背诗，他直接学姜嫣的样子弹了她个脑瓜崩。

然后他转身离开，道：「哥哥我忙得很，没空帮你写功课，也没空教你认字背诗，你好好跟着夫子学，改天我来抽查。」

姜虞气得跺脚，姜嫣在旁边捂着嘴笑。

等李承昀走远了，姜嫣才扯扯她：「阿虞诗词学到哪了？」

姜虞直接捂着耳朵，抬眼看她：「姐，你都快要说亲了，怎么还盯着我读书啊？！」

姜嫣脸上泛起一丝薄红：「别瞎说。」

姜虞哼唧跑回房间去了。

翌日，夫子过来给她上课的时候果然多给她布置了不少功课，姜虞脸都绿了。

好在下午的时候李承昀过来了，他给她带了一盒子如意楼的点心，说她用夜光粉助他立了大功、升了官职，特地给她带点心和冷饮来。

姜虞看着一盒子点心，又看了看旁边的樱桃冰酪，于是捧起冰酪吃了一口。

她还哭着个脸：「别带点心了，你叫夫子少给我布置点功课吧。」

李承昀哼笑：「你吃都吃了，来不及了。」

姜虞直接跳起来，把冰酪碗往桌上一拍：「你之前又没说，你这叫奸商！」

李承昀捧起茶喝了一口：「无奸不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他目光落在凳子上，见凳子上有一抹血色，慢悠悠又道：「你流血了。」

姜虞回头一看凳子，瞪大眼，急得直接转了个身：「你看看我衣服上有没有血！」

李承昀眼神深了些：「有。」

姜虞吓得直接拽住他衣服：「我不会要死了吧，我.....我.....我还没活够呢！」

她一边说，眼睛一边胡乱瞟桌上的点心。

她抓起一块杏仁糕塞进嘴里，又吃了一口樱桃冰酪，哭唧唧道：「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以后不会吃不到了吧？我.....」

「别吃。」李承昀把冰酪拿开，「死不了。」

他拍拍她脑袋，眸色很暗，过了一会儿才道：「长大了。」

姜虞眼睛还红红的，吸了吸鼻子问他：「啊？」

李承昀闭眼一瞬，然后直接起身，还不忘把冰酪拿走：「问你姐去，你姐会告诉你。」

姜虞见他要走，扯了扯他袖子，伸手要拿冰酪：「什么呀，你不能告诉我吗？」

李承昀把冰酪举高，然后把她手掰开：「不能。」

他说完话，拿着冰酪直接走了。

他那日回去后，做了个梦。

梦见姜虞长大了，粉面桃腮的，扯着他袖子叫他「哥哥」，还叫他给她说亲。

醒来以后，他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。

有小厮进来，小心翼翼道：「三公子，老爷在书房等您呢。」

李承昀揉了揉额头：「干什么？」

小厮道：「说是您已经快十八了，别家公子这个年纪孩子都生了，老爷见您连个通房都没有，所以特地叫人备了好几家姑娘的画像，要问问您有无中意的。」

李承昀直接道：「没有。」

小厮狐疑道：「三公子，您还没看呢。」

李承昀起身洗漱穿衣，淡声道：「还未建功立业，成什么家？」

他洗完穿完，直接去书房里看书了，压根就没去相看画像。

小厮还在一边劝：「公子，您就去吧，可别让老爷担心。」

李承昀翻了一会儿书，突然问：「宸阳有什么十三四岁的公子哥，品行好的？」

小厮表情突然变得惊恐：「公子，您.....您.....您不会.....」

李承昀掀起眼皮子看他一眼：「别多想。」

小厮长舒一口气：「莫非您在给五小姐物色未来夫家？陈家小公子和周家小公子都不错！」

李承昀翻书的手一顿：「嗯，知道了。」

他屏退了小厮，最终还是没去相看画像。

就这样一连过了几日，这天，他散职后有公文要交给姜老爷，于是去了姜府。

刚走到姜府，他一打眼就看见姜虞拿着个肉包子蹲在门口，一边吃一边和小乞丐说话。

他走上前去拎起姜虞的领子：「在干什么？」

姜虞把他手拍掉，道：「和朋友说话呢，那天去和你抓土匪，我一身乞丐衣服就找他买的，连乞丐出城路线都是他画好给我的！」

她嘿嘿一笑，举了举手里的包子：「而且他也喜欢吃酱肉包子，你说巧不巧？」

李承昀眼皮子一抖：「出来乱跑面纱也不戴，男女大防学到狗肚子里了？」

姜虞咬了口包子，哼哼唧唧：「我还小。」

李承昀气笑了：「小？癸水都来了你还小？你姐和你一样大的时候见我都知道要遮脸，你却在这里蹲着和男子讲话。」

姜虞不耐烦道：「你管这么多干吗呀？你天天管我，你比我爹还能管！」

李承昀直接拽着她进了姜府：「三教九流的人少接触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知道了知道了。」

李承昀见她点头，没再和她说话，直接把公文给了姜老爷，然后出府走了。

时光翩然，一晃就到了冬日，天上开始飘雪。

这天，李承昀从如意楼提了盒点心去姜府，到姜府门口的时候又看见了上次那个小乞丐，就见那乞丐头上撑了把油纸伞，伞不是什么太贵的，他在姜虞屋里见过。

他扬眉看了看那把伞，进到姜虞院子里的时候，突然问她：「你爹过两年想给你姐说刘家公子的亲？」

姜虞嘟着嘴，把笔杆子夹在嘴唇和鼻间：「好像是吧。」

李承昀问她：「你以后想嫁什么样的？」

姜虞趴在桌上：「你怎么连这也要管呀？」

李承昀嗤道：「怕你嫁个乞丐。」

姜虞不说话了，抓了块酥饼就开始吃。

李承昀见她半天不说话，把酥饼从她手里拿走，往她面前扔了本书：「学哪了？」

姜虞不情不愿把书翻开一页，举到他面前：「学到这！」

李承昀接过书看了一眼，见上面是首情诗，微微皱了皱眉，但还是道：「背给我听。」

姜虞满脸痛苦，支支吾吾：「风雨如晦，鸡叫不停……」

李承昀哼笑：「鸡鸣不已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嗯，既见君子，云……云胡狂喜！」

李承昀掀起眼皮子看了她一会儿：「字都认不全，你背的什么？」

姜虞撑着脑袋，苦瓜脸：「太难了。」

李承昀道：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」

姜虞知道他是要教她，于是跟着念：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」

李承昀「嗯」了一声，继续念：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认认真真看着他，一字一句跟着念：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」

李承昀掀起眼皮子，正对上她的眼。

他突然觉得自己心跳得快了点，于是猛地又垂下眼睛不看她：「嗯。」

姜虞道：「这诗什么意思啊？」

李承昀把书一合：「问你夫子。」

姜虞扯他袖子：「你教我呗，那天夫子给我讲，我不小心睡着了，我再问他，他要打我手心！」

李承昀把袖子扯出来，哼笑：「活该你。」

他说完，又说自己还有事，于是直接回了府里。

回府的时候，李承欢正穿着披风在外面玩雪。

见他回来，李承欢扯住他袖子问：「哥，你去哪啦？脸怎么有点红？」

她伸手凑到李承昀额头上：「风寒未愈吗？」

李承昀皱眉看她：「怎么了？」

他目光突然落在李承欢领口，就见她大氅系带上坠了一枚平安扣。

他突然伸手把那平安扣扯下来：「对了，这个还我。」

李承欢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看他把平安扣扯走，直接一跺脚：「哥！」

李承昀掀起眼皮子看她：「嗯？」

李承欢气哼哼道：「你今天到底去哪了，一回来还扯我平安扣，这东西你不是早就送我了吗？」

李承昀转身回房：「看姜虞去了。」

李承欢想了一会儿，拔高声音问他：「就是那个小叫花？哥，你对我都没这么热络！」

李承昀根本没理她，把平安扣挂在了腰间，那平安扣小小一个，挂在腰间也不明显。

又过了半个多月，李承昀散职后和人去如意楼应酬，回家路上在姜府外停了一会儿，就见姜虞又蹲在府外面和那小乞丐说

笑，还买了个热腾腾的包子掰了一半分给小乞丐。

他站了一会儿，回府以后吩咐小厮把小乞丐绑了回来。

那小乞丐被五花大绑，见了是他，惊讶道：「您是姜小姐的.....
嗯，义兄？」

李承昀不答，问他：「知道我今日把你绑来是为什么吗？」

小乞丐摇摇头：「不.....不知.....」

李承昀突然笑了，伸手掐住那小乞丐的下巴，直接把小乞丐的下巴掐得脱臼，合不拢嘴。

他伸手从旁边的几案上取了把剪刀：「你不必知道。」

小乞丐嘴还合不上，含含糊糊惊恐道：「别，别！我只是离二小姐近些，你何必为难我，莫非你.....你喜欢二小姐，看不得她和别人近？她才十岁！」

他用胳膊肘撑在地面上狗腿地仓皇后退，后退间，袖子里掉出来个薄薄的、金色的五瓣小梅花。

李承昀将那梅花捡起来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小乞丐不说话，一直摇头。

李承昀笑道：「说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」

小乞丐眼睛亮了亮，道：「昨天二小姐说看上了个簪子，上面的金片梅花好看，我.....我.....我没有钱，但是簪店老板雕刻的时候雕废了一片梅花，我拿乞讨的钱便宜买下了废片，想送给她.....」

李承昀手指蹭了蹭那梅花金片，突然伸脚踩住了他的脖子！

小乞丐惊愕地瞪眼看他，身子扭来扭去地挣扎：「你出.....出.....出.....」

李承昀脚上更用力了些，脚尖还在他脖子上碾了两下，又慢悠悠笑着说：「出尔反尔。」

他松了脚，把剪刀张开伸进小乞丐嘴中，慢慢把他舌头从中间剪掉一半：「我与她之间的事情，你无须多猜。」

小乞丐满嘴是血，惊恐地扯着嗓子哀号。

李承昀眼中兴味更浓，又持剪刀在他舌头上一剪：「嘘，太吵了。」

小乞丐眼泪都出来了，脏兮兮的脸被眼泪打湿。

李承昀用剪刀把他左眼剜了一只：「我不喜欢看人哭。」

小乞丐只能摇头了，哀号着摇头，一只眼流泪，一只眼流血。

李承昀被他吵得皱眉，直接一剪刀刺穿小乞丐的脖子，然后抹了一把脸上被溅上的血。

他把剪刀插在小乞丐肚子上，吩咐小厮：「埋了。」

小厮吞吞口水，依言把人拖出去埋了。

翌日，李承昀散职后给姜虞带了点心，又抽她背诗。

他见她不怎么吃点心，背诗也半天背不出来，皱眉道：「心不在焉的。」

姜虞撑着脑袋，闷闷不乐：「先前在府门口乞讨的小乞丐不见了，我还没什么朋友呢，昨天还说给他带酱肉大包子，他今天也不知道去哪了。」

李承昀敛眸，把书卷起来敲敲她脑袋：「许是去别的地方乞讨了，宸阳下雪，最近许多乞丐都迁去城郊月老庙了，有个屋子能遮风挡雨。」

姜虞「哦」了一声，从盒子里挑了个山药甜糕咬了一口，又问：「那冬天过了他会回来吗？」

李承昀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：「或许吧。」

姜虞咽下整块山药甜糕，脸上表情好了些，这才摇头晃脑开始背诗。

屋外冬雪还在扑簇簇地落，把屋檐墙瓦都染白，而后日复一日在院子里堆成了厚厚高高的小雪丘，等到春日里第一场雨落下，院子里堆积成山的冰雪才渐渐融化开来。

入了春，姜虞便每天兴冲冲地去府门口找那小乞丐，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每天她出门都见不着那小乞丐，于是每天回府时都有点闷闷不乐。

好在李承昀近日好像闲下来了，带着她和姜嫣去城郊晃了几圈，姜嫣又在一次踏青时看上了刘家公子，每天抓着姜虞说些少女心事，渐渐地，到了秋日时，姜虞已经很少想起那小乞丐了。

而后转眼又是一年。

庆和二十三年暮春，宸阳突然多出来一伙采花大盗，城中有许多姑娘夜间受人轻薄，辱了清白，不过短短半个月时间已有五人上吊自尽。

刑部和巡城司极度重视此事，委派了许多人在城中巡夜破案。

这天，李承昀正带着一队捕快在姜府附近巡夜，突然听见姜府南墙后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动，紧接着就见南墙后的院落灯火大亮。

姜府南墙后最偏僻的院子就是姜虞的院子！

李承昀直接带队进了姜府，到姜虞院子门口的时候，他听见有几个下人窃窃私语：

「这贼人可真是不长眼，偷谁不行，怎么偷到二小姐的院子里来了？」

「嗤，二小姐天天藏私房钱，扣扣搜搜，这贼人能偷到两文钱都算他厉害。」

「你们没听说最近采花大盗的事吗？二小姐虽然寒酸抠搜，但今年将将十二，这两年一直抽条长个子，出落得水灵，来采花倒也不亏！」

.....

李承昀闻言，皱了皱眉头，要捕快们在外面等着，然后按着腰间佩刀就走进了院子。

他推开她的房门，就见姜虞正蹲在地上捡碎银子和铜板，床边还倒了个穿夜行衣的大盗。

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门外即刻又传来一阵响动。

紧接着，姜嫣头发散乱地披着件衣服冲了进来，直接撞开李承昀，伸手抓住姜虞的胳膊来回看：「阿虞，你没事吧？」

她话音方落，姜夫人和姜老爷也进来了。

姜夫人皱眉看了姜虞一眼，对姜嫣道：「嫣嫣这么着急作甚？她要是有什么事情，还能站在这里给你摸不成？」

她说着，目光移到倒地的大盗身上，吓得直接蹦了起来：「姜虞！你这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，这人都倒了，你还放在屋子里吓人！」

姜虞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继续低头捡钱。

她把地上最后一粒碎银捡起来放回钱袋里，才阴阳怪气道：

「娘，你既然这么害怕，那你就和爹一起帮我把他搬出去呗，反正我搬不动，这府里的下人只听你们的，我也使唤不动。」

话音方落，姜老爷直接板着脸斥道：「胡说八道！」

他扭头看向后面冷着脸的李承昀，讨好道：「李大人，您可别听这丫头瞎说。」

李承昀根本没理他，走到姜虞身侧，目光落在她钱袋上，嗤笑道：「一分没少？」

姜虞把钱袋子又往怀里抱了抱：「那当然，我怎么可能丢钱？我都数过了。」

她说完，又问：「对了，大半夜的，你怎么在这？」

旁边的姜老爷直接道：「要不是李大人在附近巡夜听见动静及时赶来，你以为你这小命和清白能留得住？！」

姜虞眼皮子都不抬一下：「和李承昀有什么关系呀？你们一起进来的时候这人就倒在地上了，能抓着他，难道不是凭我自己的本事？」

李承昀冷笑：「是，你本事大得很，都会抓贼了，我是不是该给你在衙门里谋个一官半职？」

说着，他看见她袖子被划破了，于是把她袖子扯起来看。

姜嫣也反应过来，担忧道：「阿虞，你袖子怎么被划破了？那贼人是不是拿刀了？」

姜虞摇摇头：「没事，他只划到了我的衣服。」

刚才那贼人进来没找到钱，就拿着刀子要往她身上刺，结果见她枕下的钱袋子，就伸手去拿钱，被她推得撞在床柱子上撞晕了。

旁边的姜夫人也瞧见了她袖子上的划口，又见李承昀攥着她的手腕，于是赶紧也变了个脸色，笑咪咪地走上去拉住她的另一只手。

姜夫人道：「虽然身上没受伤，这心里的伤得多大啊！李大人，我们家姜虞从小胆子就小，这事儿一出，恐怕夜里都吓得睡不着觉，这几日您得空了可得多陪陪她。」

李承昀不接茬。

姜虞也不给姜夫人面子，手抽出来，道：「娘，你记错了，我胆子特别大，你罚我跪祠堂的时候我对着漫天神佛都能跪着睡着，如今不过区区小贼，怎么会吓得睡不着？」

姜夫人皱眉，压住脾气道：「你这孩子和我耍什么脾气，我和你爹听说出事了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，现在心口都发慌！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辛苦娘了，我这院子偏僻荒芜，赶过来腿都要跑断了吧？」

姜夫人「啪唧」一下打在她胳膊上，扭头看李承昀：「李大人，你说这丫头！」

李承昀不说话，起身走到窗边查看，见左侧矮窗开着，道：「这人从窗户进来的？」

姜虞点点头。

李承昀伸手摸了一下窗户，就见窗户上湿漉漉的，木头也有腐朽的迹象。

这屋子后面是湖，左边是池塘，最近暮春又连日下雨，湿气太大，窗户上老旧的木头都不牢固了，随便推两下就咯吱咯吱响，像要掉下来一样。

姜虞见他来回推窗，道：「这窗户就是个松的，一推就开，府里管事的总说来修，但是从来不见人影，贼进来自然就容易。」

她踉踉倒在地上的贼：「怪就怪他偷错了地方，进屋之前也不过过脑，我这屋子里窗户都破成这样了，还能偷到钱不成？」

李承昀转过身看向姜老爷，意味不明道：「姜老爷前不久才升了官，如今从四品，我倒觉得姜老爷这样的人还值得更高的官职，瞧瞧这家徒四壁的。」

他嗤道：「两袖清风，连扇烂窗户都舍不得换，不如李某替姜老爷出了这钱，好叫姜老爷继续安心为国效力？」

姜老爷眼神乱瞟：「李大人费心了。」

李承昀冷哼一声，回身敲了敲姜虞的脑袋：「明日等我散职。」

他说完就直接走了，姜老爷姜夫人见他走了，也紧跟着出去送人了，姜嫣揉揉眼睛，又拉着她说了一会儿话才回去睡觉，屋子里空落落的就剩了她一个人，很快她也睡了。

第二天，姜虞依言去刑部门口等他散职，结果他散职后直接把她提溜到了李府后院里，然后自己拿着一杯茶坐在椅子上叫她扎马步。

姜虞满脸不高兴：「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绝不等你散职。」

李承昀把茶放下，走到她身边去，用脚把她的腿往外挪了挪，做成一个标准的马步姿势。

他道：「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。」

姜虞小腿发酸，额头上渗出细汗：「就是你，又要我学文又要我学武，是不是明天还要教我骑射？」

李承昀扬眉：「是可以教你骑马。」

姜虞直接站起来了：「不弄了不弄了！」

李承昀压着她的肩膀又让她蹲了回去：「姜虞，别惹我生气。」

姜虞想把他手掰开，结果扭头一看，正撞进他黑沉沉的眼睛里。

她后背突然有点发凉，开始叉着腿扎马步：「你.....你.....你生气啦？」

李承昀继续把她往下按，眼睛里没情绪，嘴上也没说话。

他等了一会儿，见到她两条腿已经开始打战了，眼中才多了些笑：「还好。」

姜虞嘟囔道：「我练，我练还不行吗？以后就不怕贼来找我了，我和你学，学完能打得贼满地找牙！」

她学这些东西很快，没几个月就已经把一些招式练得有模有样了，于是李承昀又每天带着她去李家马场学骑马，把时间给她安排得满满当当，每天上午和夫子学文，下午等他散职了就跟着他学些三脚猫功夫，晚上还得去马场溜达几圈。

日复一日，等到庆和二十四年春，姜虞终于遭不住了。

这日，李承昀拿了把剑放她手上，让她练习剑术。

她手脚发酸，跟着练了一会儿后直接把剑往地上一扔，整个人「啪唧」一下坐在草地上歇下了。

李承昀把她拎起来：「干什么？」

姜虞把他手拍掉：「不学了不学了不学了！」

李承昀攥住她手腕，沉声问：「学不学？」

姜虞有点发怵，硬着头皮说：「不.....不学.....」

李承昀攥着她手腕的手用力了些：「姜虞，我说过的，」他声音有点低低的，在她耳边道，「别惹我生气。」

姜虞吞了口口水，把手腕往外拽，支支吾吾：「怎么我不学你就要生气呀？我都快要十三岁了，你还一直管我，什么都叫我学，就不能让我休息一天？」

李承昀看了她一会儿，道：「但我不能一直管你，等以后我没工夫管你了，你自己一个人遇见事情什么都不会，怎么办？」

姜虞被他看得不自在，别过头去：「你能。」

李承昀目光落在她那截雪白的脖颈上：「我能什么？」

姜虞伸手抓地上的小草：「能一直管着我。」

李承昀伸手蹭了蹭她脖子上青色的血管，把她蹭得浑身一哆嗦。

他眼神暗了些：「我不能。姜虞，我今年二十一了，当立业成家，会远赴边疆上战场，会娶妻生子，不会一直在你身边。」

姜虞敛眸，抓着小草的手紧了紧。

他又道：「除非.....」

姜虞扭头看他：「除非什么？」

李承昀突然笑了：「我倒是有个方法能一直管着你，要听吗？」

姜虞眼睛亮了一下：「什么啊？」

李承昀凑近她，贴在她耳畔说：「只有夫君能管你一辈子，你还有两年多就及笄了，若想我一直管你，你就得做我的新娘子，我勉为其难做你夫君也可。」

他这话犹如惊雷一样劈在她耳畔，搅得她脑子都浑了，愣了大半天什么话都没说出来。

姜虞的脸很红，过了很久才眨眨眼，然后直接伸手把他一推，整个人迈腿跑出了李府。

李承昀看着她的背影笑。

姜虞回家后就把自己闷在被子里，此后几天李承昀来找她，她总喜欢偷偷抬眼瞄他，在他垂眸看她的时候又飞快地移开视线。

李承昀表现的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差别，他们之间的相处也与平时的差别不大，所以姜虞倒也没什么太过不自在的感觉。

庆和二十四年仲夏，姜嫣生了场大病。

姜虞跑去探望姜嫣，就见姜嫣嘴唇发白卧在床上，额头发烫。

她伸手摸姜嫣额头，又赶紧蘸湿毛巾放在她额头上：「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大夏天的怎么会染风寒？」

姜嫣咳嗽一声，捏捏她的手：「近日也没做什么，起初只是有些头痛，李大人差人送了药过来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喝完药就起不来床了。」

姜虞撑着脑袋：「莫非那药会让人染风寒？怎么喝完药就起不来床了？」

姜嫣拍拍她的手：「别胡说，李大人也是好意，许是药材昂贵大补，我身体受不住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见她咳得厉害，于是端起桌上放凉的药一勺一勺喂她喝了，完后还从怀里掏出一包蜜饯喂给她：「姐，吃这个就不苦啦。」

姜嫣笑道：「鬼丫头，就你喜欢吃这些小玩意。」

姜虞扯着她又说了许多话，后来见她累，于是给她盖好被子出了门。

翌日，宫中举办仲夏宴，六部大小官员都需入宫赴宴。

姜虞原本在家，后来姜老爷和姜夫人把她给拽进了宫，说是因为姜嫣病了，李承昀暗示要他们带她进宫。

李家位高权重，家主是左相，几个儿子各有所成，李承昀的父亲是左相嫡次子、户部尚书，姑母是当朝皇后，李承昀又年少有为，位置就在皇帝下首不远处。

姜家芝麻大小的官，坐在很后面。

李承昀和姜虞一个坐在殿前，一个坐在殿门口，相隔甚远。

他回答了皇帝几个问题，然后借口醒酒离了席，走到殿门口的时候悄悄附在姜虞耳侧道：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」

姜虞正捧着酒樽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听见他的话，她眼睛都亮了，急忙就跟着他出去了。

她走路有点踉踉跄跄的，就扯着他袖子跟在他身边。

李承昀敲敲她脑袋，问道：「喝酒了？」

姜虞抬头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摇摇头，又突然点点头：「那个宫女往我杯子里倒酒，我.....我不敢不喝，但是我喝完了她又给我倒，倒完我又喝，喝完她.....她还倒，嗝！」

李承昀都给她逗笑了，弹她小脑瓜：「因为你喝完了她才倒，你若是不喝，她就不会倒。」

姜虞反应有点慢，过了一会儿才用胳膊肘撞他：「以前仲夏宴他们都带我姐来蹭饭，我这是第一次进宫，我又不知道！」

李承昀没回答她，笑出声来了。

他带着她走到内廷马场边的青梅林里，随手接了颗正从树上往下掉的青梅给她：「吃不吃？」

姜虞恍恍惚惚点点头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把青梅接了过来，用袖子擦了擦，吃了一口，结果脸都皱起来了：「酸！」

李承昀递给她另外一颗：「刚才那个没熟。」

姜虞把那颗青梅接过来，凑在眼前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含含糊糊道：「你别骗我。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直接把青梅怼到李承昀唇边：「你自己吃一口我才信！」

李承昀不动，也不说话。

姜虞撇撇嘴，又靠近他一点，直接把青梅往他嘴唇上怼，叫他不得已张嘴吃了一小口。

她歪头问他：「甜吗？」

他道：「嗯，甜的。」

她这才满意地点点头，嘿嘿一笑，动作迟缓地把青梅塞进自己嘴里咬了一口。

她一边咀嚼，一边皱眉：「没有那么甜嘛。」

李承昀目光落在那颗被一人咬了一小口的青梅上，过了半天才低声道：「姜虞。」

姜虞含含糊糊：「嗯？」

李承昀直接凑近她，俯下身去用自己的额头贴在她额头上：
「你是喝酒烧糊涂了。」

姜虞问他：「什么烧糊涂？」

李承昀答非所问：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回来。」

姜虞靠在树边上坐下了，又捡了颗青梅用袖子擦干净，咬了一口，没说话。

李承昀吩咐旁边的侍卫看顾着她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。

他回来的时候，就见姜虞正拿着一根小树枝挖坑。

他问道：「你在挖坑？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我想起来了！刚才入席前，淑妃娘娘问我是哪家的，我说我叫姜虞，然后她说她听你提起过我，见了我觉得欢喜。」

她从袖子里取出一个铁匣子，扯他袖子：「这是她赏我的镯子，我爹娘不知道，咱们挖个坑把它埋起来吧，等我长大了有机会再进宫来挖。」

李承昀扬眉：「淑妃娘娘赏的东西，你敢埋土里？」

姜虞急道：「她又不会知道，但我爹娘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拿走！」

李承昀没动，在夜色中看着她红扑扑的脸和醉醺醺的眼。

姜虞见他不动，又扯了他一把：「帮帮我呀。」

李承昀漫不经心：「为什么帮你？」

姜虞摇头晃脑想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：「你.....嗯，你不是还说以后要娶我当新娘子来着吗？那就算我给自己攒嫁妆，我有了钱才能嫁给你呀。」

她蹭了蹭盒子，又补了一句：「哎呀，我不独吞，你放心嘛，这个以后卖了钱我们俩对半分！」

李承昀嗤笑，给她挖了个坑：「别胡言乱语。」

姜虞直接把铁匣子放进坑里，又往上面填了土，最后把土给踩实。

她嘿嘿笑道：「你得帮我记着这个地方，以后我得来拿的！」

李承昀小声笑她：「守财奴。」

他见时间差不多了，于是又带着她回了宴厅。

他们方才回到宴厅，就见宴厅中乱成一团，有个官员七窍流血倒在地上，喉咙里不停往外涌血，殿中女眷皆是花容失色，吓得尖叫个不停！

姜虞凑过去想看，胳膊却被李承昀拽住。

李承昀把她扯到身后：「脏的，别看。」

姜虞声音闷闷的：「是不是死人了？」

李承昀唇角微微扬起：「害怕吗？」

姜虞声音虚虚的：「害怕。」

她话音方落，就有个刑部的官员走过来：「李大人，您方才在外醒酒时可曾折返回来？」

李承昀敛眸，反问道：「这殿中乱成一团，所为何事？」

那官员叹了口气：「您走后，陛下提到私贩军械的事情，死的这位可就是兵部的大人，正好先前在一批军械上记了战损，他刚站起来要作答，结果就.....」

李承昀点点头，打断他：「我方才一直在青梅林，姜二小姐喝多了酒，我带着她醒酒，在一旁看顾，并未折返。」

那官员点点头：「应当是殿中之人做的手脚，李大人若并未折返，那便没有嫌疑。」

他走近姜虞，问道：「姜二小姐，刚才李大人的确一直在你身侧吗？」

姜虞想到李承昀离开了一会儿，但又想到他的侍卫说他是去如厕的，于是用力点点头：「嗯！一直在！」

那官员躬身：「李大人不若带姜二小姐先行离开，军械之事牵扯广，这殿中人越多，越容易混淆视听，你们既没有嫌疑，那.....」

李承昀颌首：「好，那我带姜二小姐先走，便不妨碍公务了。」

姜虞小小声道：「怎么我一进宫就死人呀？我姐以前和我说仲夏宴可好玩儿了，明明一点也不好玩！」

李承昀牵着她往出走：「嗯。」

姜虞又道：「不过还好来的是我，要是我姐来了，我姐满脑子都想着那个刘家公子，肯定不会和你一起出去醒酒，那就没人给你证明你刚才不在啦。」

李承昀把她拎上马车：「我送你回府。」

姜虞还晕乎乎的，听他送她回家，于是直接靠在马车里睡着了。

李承昀把她抱回房间里，给她盖好被子就离开了，并未多做停留。

因为军械一事，刑部第二天就忙了起来，他便也因公务没再去探望姜虞。

军械牟利一事与他脱不开干系，但因为殿中洗清了嫌疑，如今身在刑部办案也无须避嫌，于是他暗中在案卷线索诸多事情上

做了些手脚，把罪名转嫁给了朝中一直和李家唱反调的官员身上，一石二鸟。

等事情忙完了，已近仲秋。

这天散职后，他想起自己已有月余没去见过姜虞，于是去了姜府。

护院告知他，说姜虞和姜嫣出门去了金器店。

他闻言，又去了金器店，一打眼就看见姜嫣带着姜虞在挑首饰。

他走进金器店里，就见店中珍宝架子上放了一支简单的金色梅花簪子，整根簪子是金制的，簪头是一簇梅花拥在一起，每一朵梅花都姿态各异，上面的纹路更是独特。

「哎，李承昀，你怎么也过来啦？」姜虞大老远看见他，扯着姜嫣跑过来。

「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」李承昀反问。

姜嫣笑盈盈道：「李大人是来找阿虞的？」

李承昀不置可否，目光落在旁边的梅花簪子上，然后把那支簪子拿了下来。

他出声问姜虞：「喜欢梅花簪子？」

姜虞摇摇头，捂紧钱袋子：「不喜欢。」

李承昀没理她，直接招来店小二，把簪子放店小二手上：「包起来。」

姜虞突然想到送簪有结发定情之意，耳朵有点热，又抬头瞧他。

她见他脸上没有异色，生怕是她自己想多了，于是道：「干吗呀？丑死了，不许买！」

李承昀问她：「不是喜欢吗？」

姜虞扯他出去：「不喜欢不喜欢，这簪子在这店里摆了好几年了都没人买，它就是又丑又贵，你哪只眼看见我喜欢？！」

李承昀轻笑出声：「听人说的。」

姜虞闻言，心中突然有些异样之感，但并未多思：「不要，不喜欢，不许买。」

她说，转头问姜嫣：「姐，你买完了吗？」

姜嫣点点头，笑着拿了一对并蒂莲簪子出来，一根簪在自己头上，另一根簪在姜虞发髻上，而后转头问李承昀：「李大人，若无什么别的事情，我先带阿虞回府了，她还有功课没做完呢。」

李承昀点点头，让她们走了，而后自己重新进店买下了那根梅花金簪。

隔了几日，边疆突然传来蛮夷进犯的消息。

李承昀本就不安于做个京官，他年纪不大，想再升迁还需要再熬好些年，若想要升得快、握实权，上战场去挣军功是最好的法子。

他听闻战事将起，于是自请跟恩师护国将军出征，皇帝赞他勇武忠义，消息也很快传了出去，一时间大街小巷都在赞扬李家三公子是个铁血铮铮好男儿，出身高贵却心系百姓，甘愿以血肉之躯护边关百姓平安。

这天，他正在府里整理刑部案卷准备交接，打算整理完去见一见姜虞，小厮却突然进来通报，说姜虞过来了。

话音方落，姜虞就捧了个盒子「嗒嗒嗒」跑进来。

李承昀掀起眼皮子看她：「怎么想起来找我？」

姜虞撇着嘴：「我听说你要去打仗了。」

李承昀摸摸她的脑袋：「嗯，我先前说过的，我得建功立业，哪一日若是远赴战场就管不了你了。」

姜虞吸吸鼻子，问道：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」

李承昀看着她手里的盒子：「舍不得我？」

姜虞点头：「是有点。」

李承昀看了她一会儿，突然笑了，起身去架子上拿出个匣子。

他从那匣子里把梅花金簪取出来，走到她身前：「等我回来你说不定都及笄了。」

姜虞惊讶道：「你怎么还是买了这个簪子？」

李承昀眸中笑意更浓，直接将簪子簪在她发间：「姜虞，你从头到脚都是我的，这六七年什么都是我给你的，所以你不能嫁别人，即便及笄也只能嫁我。」

他把簪子在她发髻上固定好，又道：「簪子乃定情之物，收了我的簪子，就要乖乖等着我回来。」

姜虞伸手要碰那簪子：「我.....我.....我.....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！」

李承昀把她手腕攥住：「乖一点。」

他目光挪到旁边那盒子上，又问：「这里面是什么？」

姜虞一拍手：「对，差点都忘了正事。」

她把那盒子打开，从里面取了一个护心镜出来，道：「我花了好些零用钱找铁匠打的，这个特别结实，你到时候把它嵌在盔甲上！」

她拿着护心镜在他心口比了比，又问：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」

李承昀把护心镜收起来：「五日后夜里启程。」

姜虞抬眼看他：「啊？但六日后是我生辰，不能晚走半日吗，就晚走一会儿？」

李承昀摸了摸她的脑袋：「要十三岁了。」

姜虞知道他这是拒绝的意思，语气失落：「哦，那你要早点回来。」

李承昀应她：「好。」

五日后的夜里，他跟着护国将军的队伍一起离开了宸阳，去了遥远的南疆。

他这一走，走了一年多，与护国将军一起在战场上屡立奇功，打得蛮夷节节败退，老皇帝听闻他在战场上的事情，喜笑颜开，下旨封他从二品将军，回京赐将军宅邸和金银万两。

庆和二十六年初春，他大胜凯旋，骑在高头大马上与将士们一起回宸阳，方才进城，就见姜虞站在人群里看他，周围的人皆往他身上丢鲜花以示崇敬之情，姜虞也舔舔唇跟着扔了一枝嫩黄的迎春花过去。

他目光于她发顶的梅花金簪上掠过，唇角一勾，伸手在飞花漫天中接住了那枝嫩黄色的迎春花。

他那时尚还不知、尚还不信，他与她的缘分其实就只有这么一点点。

他那时尚未想过，他与她的经年过往，在德昌三年冬会全数烟消，什么也不剩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